

特别报道：惊人的“方舟”揭秘

耸人听闻的说法、误导性的视频、断章取义和歪曲事实……难怪许多人会问……这会是诺亚方舟吗？

最初发表于《创造》 14, 第4期（1992年9月）。

无论你住在哪里，如果你还没听说过它，推广者和媒体肯定会让你知道。那么，这座位于土耳其东部、海拔 6300 英尺（1900 米）、距离大亚拉腊山顶峰约 12-15 英里（15-24 公里）的巨大船形地貌究竟是什么呢？

主要论点概览

对/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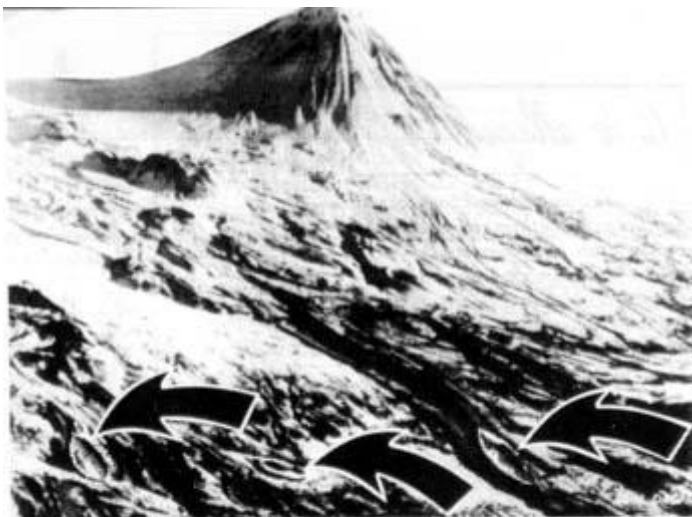
- 雷达显示人造（船只）结构……错误
- 存在规律的金属纹理……错误
- 实验室测试表明，层压木材是石化的……错误
- 土耳其科学家发现了金属棒……错误
- 实验室已证实金属制品……错误
- 有“船肋”露出来……错误
- 这里有很多硅化木……错误
- 土耳其委员会称“那是一艘船……” 错误

[编者注：另请参阅：

- 对玛丽·怀亚特对本文的“反驳”的驳斥
- 约柜找到了吗？

介绍

据称，这处流线型船状地貌最早是由一位库尔德当地农民在 1948 年 5 月地震后发现的。1960 年 7 月 9 日，一位土耳其空军飞行员在澳大利亚《Pix》杂志上发表了一张航拍照片，同年 9 月 5 日又在美国《Life》杂志上刊登，这张照片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据说，1978 年 12 月的另一次地震加剧了这处船状地貌与周围地形之间的起伏，但此后侵蚀作用一直在积极地改变着它的形态。



Lesser Mount Ararat.
Arrows show similar boat-shaped
formations in the area. (Turkish Air Force Photo)

然而，这种特殊的船形并非独一无二。几年前，土耳其空军公布的另一张照片显示，在附近的小亚拉腊山麓的泥石流中发现了三个类似的船形。因此，事实上，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船形的长度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长度大致相同*，即使它位于圣经中所描述的亚拉腊山脉地区（[创世记 8:4](#)），也不会引起太多关注。（*它比方舟宽得多，但该遗址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因为外壁被泥土的重量“撑开”了。）

关于这处船形地貌的说法曾在 1990 年 9 月的《*创造*》（*Creation*）杂志**第 12 卷**第 4 期第 16-19 页中讨论过。该遗址的正式名称是杜鲁皮纳尔遗址（Durupinar site），以土耳其陆军上尉杜鲁皮纳尔的名字命名，他最早在航拍照片上发现了这处船形地貌，并参与了 1960 年的首次探险。近年来，一些人根据其所在地区将其称为阿克亚拉遗址（Akyayla site）。自 1977 年首次访问土耳其并开始调查以来，自诩为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罗恩·怀亚特（Ron Wyatt）一直大力推广该遗址。多年来，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怀亚特多次试图让其他人对该遗址产生兴趣，例如美国前宇航员詹姆斯·欧文上校（Colonel James Irwin）和 ICR 科学家约翰·莫里斯博士（Dr John Morris）。但这两人在实地考察后都未对此表示认同。1985 年，前商船海员大卫·法索尔德（David Fasold）和地球物理学家约翰·鲍姆加德纳博士（Dr John Baumgardner）加入了怀亚特的团队。此后，两人都与怀亚特分道扬镳，法索尔德在细节上与他意见不合，而鲍姆加德纳

虽然最初持谨慎热情，但现在却坚称该遗址不包含诺亚方舟。

澳大利亚人艾伦·罗伯茨博士于 1990 年首次考察了该遗址，之后成立了“方舟探索”组织，旨在筹集资金与怀亚特合作进行考古挖掘。1991 年 9 月，他们（与另外三人）被库尔德游击队绑架并囚禁了三周，他们的努力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

怀亚特和罗伯茨都持续积极地宣传该遗址很可能是诺亚方舟的残骸。近年来，怀亚特接受了多家美国电视台的采访，并将采访片段与他团队在现场拍摄的素材剪辑成一部视频，该视频在许多基督徒中广泛传播，令他们兴奋不已，认为诺亚方舟可能已被找到。与此同时，在 1992 年上半年，艾伦·罗伯茨博士在澳大利亚各地开展了一次系统的巡回演讲，他的“方舟探索”组织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总结了他们的证据，并发行了他公开演讲的视频。

有了这些简要背景信息，我们现在逐一评估证据并作出回应。遗憾的是，这些看似有说服力的主张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金属探测器和热点

据称

金属探测器勘测发现了一系列规律性的“热点”，这些热点连接起来可以揭示出地层内部纵向和横向分布的规律性“线状”结构。这些“热点”代表铁的富集区域，金属探测器可以沿着这些相互连接的线状结构或“铁线”进行追踪。

使用标准的沙滩拾荒式金属探测器（长杆末端装有圆盘状探测头的那种）确实发现了“热点”，但这些热点呈随机分布，并非沿线排列。由于这种金属探测器只能探测到约 30 厘米（1 英尺）深度的金属物体，因此这些“热点”只能代表埋藏在表层泥流物质中的高金属浓度物体。这种描述与在泥流中随机发现的、或埋藏于泥流中或突出于泥流表面的大量玄武岩（一种在该地区随处可见的火山岩）巨石的分布完全吻合。这些玄武岩巨石通常风化严重，但含有氧化铁，这使得探测器能够发出阳性信号，而“死”泥则无法探测到它们。此外，该探测器并未探测到“热点”之间的“铁线”。至少两次类似的金属探测器调查证实了“热点”分布的随机性。

金属探测器绘制铁矿线图

据称

利用“分子频率发生器/鉴别器”进行的金属探测调查绘制出了这些“铁线”，它们代表了包含铁钉和/或支

架的纵梁和横梁。（为了更醒目，这些“铁线”用亮黄色塑料胶带标记出来。）

“分子频率发生器”由两根黄铜焊条组成，焊条一端弯曲成90度角，装在套筒中以便手持操作。焊条通过导线连接到一组电池，电池放在操作者的口袋里。（据说这种电源可以提高设备的灵敏度！）将所谓的频率发生器放置在待测区域的地面上。设置好这个“仪器”的旋钮，使其发出目标金属（金、铁等）的预期人耳听不到的频率。操作者双手各持一根黄铜焊条，向前走动时，焊条应该会在找到地下目标时交叉或分开。然而，即使没有连接电池，这种运动也会根据简单的物理原理发生。就像超市购物车（脚轮）的轮子会倾向于拖在行进方向的后面一样，焊条的长臂也会倾向于旋转，从而拖在行进方向的后面。因此，由此产生的交叉或分离很容易由用户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预期引发。

我们已就此装置咨询了多位合格的科学家，该装置通常在寻宝杂志而非科学期刊上刊登广告。他们一致认为，该装置并未运用任何科学原理。事实上，其中两位科学家还制作并测试了该装置的模型。该技术的结果几乎不可信，因为其使用的黄铜焊条本质上是作为探水棒，类似于用分叉的木棍寻找水源。* 因此，船形图上的“铁线”和照片中的塑料胶带线仅仅是基于

伪科学“仪器”的“结果”的解读。任何可靠的科学勘测技术，包括标准的金属探测设备，都无法复现或验证这些结果。这其中也包括矿业公司使用的精密磁力仪（详见后文）。（*就连鲍姆加德纳本人，后来也为此感到尴尬，最初也被这种“仪器”的虚假宣传所蒙蔽。法索尔德至今仍在吹捧它的优点，当这些“真相”被指出时，他却大喊“胡说八道”。然而，如果它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每家矿业公司和淘金者都会拥有并运营一台，赚得盆满钵满！但实际上，没有哪家矿业公司使用类似的东西。）

探地测量、地下界面测量和雷达测量

据称

金属探测勘测发现并用塑料胶带标记出的“铁线”图案，经其他地下探测技术（包括探地雷达或地下界面雷达勘测）验证，特别是法索尔德和怀亚特获得的雷达扫描结果。这些雷达扫描显示，其内部结构与船舶的结构框架（例如“舱壁”、“龙骨”、“船舷”等）相似。因此，地球物理勘测系统公司的汤姆·芬纳将该地层认定为一艘人造船。

实际上

这种说法完全错误，但却一直被用来佐证一些声称展示了船内部结构（即诺亚方舟）的图表。[鲍姆加德纳](#)

和 1986 年 6 月至 7 月，威廉·谢伊博士在土耳其等候与怀亚特在现场会合。怀亚特和法索尔德告诉他们，他们未经许可就前往了现场，并在 30 分钟内用雷达扫描仪对船形物体的最南端，即所谓的“船首”进行了 10 次扫描。与谢伊会合后，怀亚特向他提供了这些雷达扫描的副本。谢伊已将这些副本转发给我们。

许可证最终获批，但怀亚特、法索尔德及其团队被当地警方和军方禁止携带雷达扫描仪返回现场，因此原计划对整个地貌进行雷达扫描的工作最终未能实现——至少根据所有已发表的记录来看，怀亚特和法索尔德并未进行这项工作。然而，怀亚特和罗伯茨都曾发表过船形结构的示意图，图中显示了他们推测的船体内部结构，包括横向和纵向的隔板，他们将这些隔板分别标记为“隔舱壁”和“舷缘”，后者指的是法索尔德 1986 年对该地貌部分区域的勘测。

此外，怀亚特和罗伯茨都引用了新罕布什尔州地球物理勘测系统公司的汤姆·芬纳的名字来佐证这些说法，他们说芬纳查看了 1986 年的雷达扫描结果，并得出结论，认为该地貌是“一艘人造船”。

那么，这些雷达扫描究竟显示了什么？一系列横向周期性排列的窄反射波以柱状“结构”堆叠在大致相同的深度。这些反射波大致等距分布，乍一看可能给人一种“非自然”的印象。法索尔德将这些反射波称为

他最初用“分子频率发生器”探测到的“地下墙”，并在图表中将其绘制为“隔板”和“舷缘”。然而，这种对这些雷达扫描的解释并没有考虑到场地内至关重要的地形（地表）变化。如果考虑到了这一点，怀亚特和法索尔德就永远无法说服自己，更不用说说服其他人，相信这些所谓的“隔板”等等。有趣的是，法索尔德在他发表的一份雷达扫描图中承认，雷达漏掉了一些所谓的“墙”。

地球物理学家汤姆·芬纳表示：“得知怀亚特先生竟然冒用我的名字以及地球物理勘测系统公司（GSSI）的名义，为他那些毫无根据的所谓‘诺亚方舟遗址’的说法增添可信度，我感到既惊讶又沮丧。”芬纳接着指出，他和 GSSI 都不认为此处地貌是人为形成的。他写道：“1987 年，我进行了一项广泛的探地雷达（GPR）研究，试图确定该遗址船形地貌中任何浅层地下特征……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来重复怀亚特和法索尔德在 1986 年获得的雷达测量结果……经过一天半的多次尝试，我们始终无法以任何方式复现他们的雷达记录……我从未确信该遗址是诺亚方舟的残骸。事实上，我在该遗址待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怀疑。”

芬纳 1987 年的雷达勘测结果显示，在泥流覆盖层下方存在一个浅层的平坦反射层，很可能是基岩，而非“墙体”。另一方面，芬纳在谈到怀亚特和法索尔德的勘

测数据（无论如何，这些数据都无法复现）时评论道：“他们的记录显示的是点状目标”，而不是“墙体”。换句话说，由专业探地雷达操作员进行的勘测并未发现任何船体结构（例如“舱壁”或“舷缘”）。怀亚特甚至声称他的雷达扫描显示了阶梯，这完全站不住脚。

船的墙壁

据称

在构成船形轮廓的墙壁上，可以看到以前船的肋骨的痕迹，大概是构成原始龙骨结构/船体的木材（“几根梁伸出来”）。

实际上

这些墙体，有些地方高达 69 米（20-30 英尺），陡峭地耸立在周围地表之上，确实会给人一种船体外壳的错觉。然而，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这些墙体其实就是硬化的泥土，其中包含着各种当地岩石类型的巨石。它们并没有任何类似木质船体外层木板那样，由硅化木固定在泥土中的结构。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怀亚特或罗伯茨曾对其进行过采样，以了解它们的真实成分。

此外，仔细检查船肋的照片“证据”就会发现，侵蚀沟壑以相当规则的间隔切割船体壁，主要集中在一个区域，从远处看就像是厚厚的梁状结构；然而，它们只不过是这些侵蚀沟壑之间留下的硬化泥浆。

既然举证责任在于那些声称这些是船肋的人，人们或许会认为他们会对这些材料进行取样并送检进行科学检测。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怀亚特或罗伯茨曾对这些材料进行过取样以确定其真实成分。另一方面，所有其他到过现场的目击者都坚称，他们看到的只是含有巨石（泥流碎屑）的泥浆，这些泥浆构成了这些墙体。

满载化石木的火车？

据称

“那里有成百上千列火车和成船的石化木，它们都藏在船体结构里。”此外，怀亚特向参观者展示的珍贵展品，以及定期展出的照片，是一块经鉴定为柏木的“石化”木材样本——这块木材是在农业州长的见证下从“船体”内部取出的。

实际上

众多到访过该遗址的科学家中，没有一人见过这些“成堆”的硅化木。——地质学家[巴伊拉克图坦博士](#)收集了一两块半石化木碎片，他认为这些碎片是从别处随

泥土流到这里的。他确认，遗址中常见的岩石类型都不是石化木。其他科学家（包括熟悉石化木的地质学家）也从未见过任何石化木。然而，怀亚特却继续向未经训练的人展示他声称是来自该遗址的石化木样本。

据称，罗伯茨在土耳其阿格里省省长的见证下挖掘出了他引以为豪的样本，这块样本不仅被声称是硅化木，而且还被指是“层压木”和“甲板木材”。罗伯茨也对这块样本大加渲染，与它合影留念，并声称这种“硅化层压木”意义重大，因为方舟是用歌斐木建造的，而他认为歌斐木可能就是层压木。

怀亚特和罗伯茨都声称引用田纳西州加尔布雷思实验室的分析结果来支持他们对该样本的鉴定，然而该实验室的分析证书显示，他们只分析了钙、铁和碳三种元素——这根本不足以证明该样本是硅化木！当被问及此事时，该实验室坚称他们并未被要求对该物体的成分发表意见，而且他们也无法提供任何信息。

罗伯茨私下透露的唯一其他佐证是一份打字声明，声称该样本（据说没有年轮*）已被约翰·麦凯“目测鉴定为斑柏”。仅此而已。任何人都不应在没有显微镜薄片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鉴定，因为如果样本真的是硅化木，薄片可以显示其细胞木质结构。然而，至今尚未进行过此类薄片分析。在罗伯茨的“方舟探索”组织（Ark Search）敦促怀亚特进行薄片分析（此前

“[创造科学基金会](#)”也指出了这一点)时，怀亚特拒绝提交样本进行此类分析和适当的科学测试与评估。

(*“方舟探索”的文献中有一张怀亚特“硅化木”标本的照片，与上述样本不同，该标本显示出类似生长纹的痕迹。据称，该标本还显示出“榫卯结构”。据我们所知，关于这一所谓的发现完全没有任何佐证文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很少被提及，与上述标本形成鲜明对比。)

一位研究这些说法的[基督徒](#)在一份文件中写道(该文件构成了方舟探索组织“书面证据”的一部分)，当他看到这块“石化层状木”样本时，怀亚特告诉他，他已委托加尔布雷思实验室对其进行了分析，测试结果表明它是硅酸盐置换物(也就是说，木材已被硅化合物取代)。这显然不属实，因为方舟探索组织也掌握的实验室报告显示，加尔布雷思实验室根本没有分析硅的含量!如果没有熟悉这种所谓“层状”“节节柏木”的目击证人作证，怀亚特日后再要求对样本进行切片分析是不现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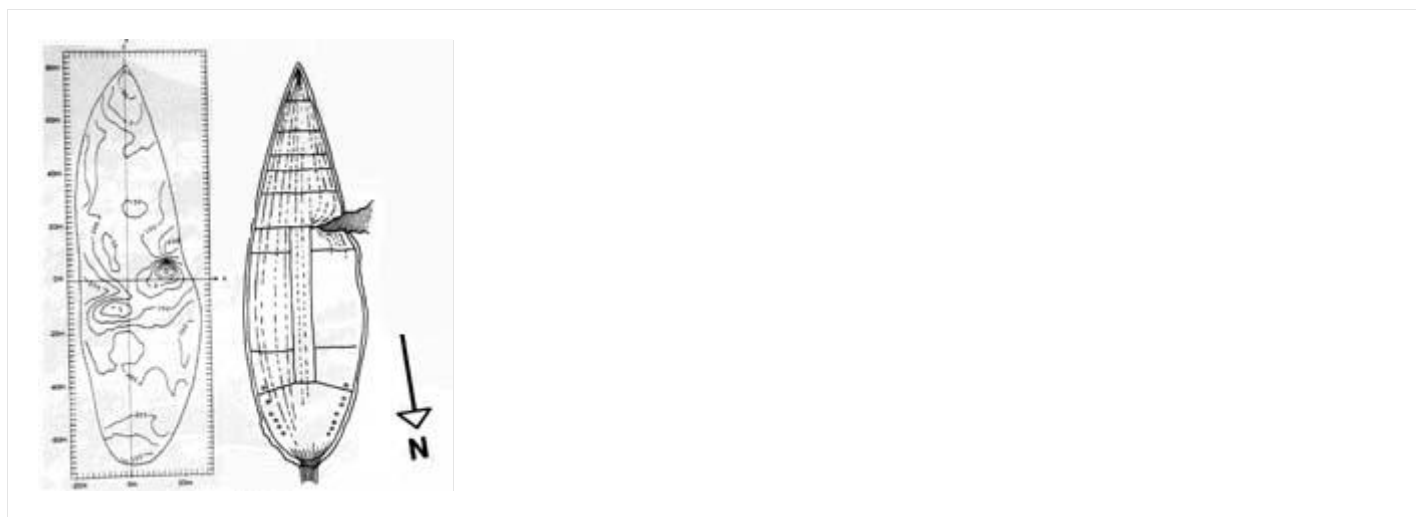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遗址上有很多玄武岩块，它们被埋在地表泥流物质中。我们认识的那些眼光专业的专家，在看过怀亚特提供的这份样本后，都一致认为它是玄武岩。此外，他们的证词，以及对遗址玄武岩样本的照片评

估和显微镜检查结果，都强烈表明所谓的“石化粘合剂”实际上是方解石脉。

来自容器内部的样品中碳含量较高。

据称

该遗址的土壤样本表明，这是一艘腐烂的木制船只的残骸，船上使用了复杂的金属进行加固，而来自地层内部的样本碳含量要高得多。



图中描绘了该遗址的精确测量轮廓，显示了磁场等高线。磁力仪数据远未证实“方舟搜索”图表中显示的规律性模式，反而与明确的地质特征相符（见正文）。

实际上

怀亚特确实在 1979 年采集了两份土壤样本，盖尔布雷克斯实验室的分析结果也由威廉·谢伊博士发表。样本中确实含有铁、铝、钛和碳，但这些元素在土壤中本来就普遍存在。事实上，这两份样本的分析结果与玄

武岩发育土壤的预期结果完全一致——铁、铝和钛原本就存在于玄武岩中的硅酸盐矿物中，而不是像怀亚特所认为的那样是外来金属。

此外，实验室仅检测了碳含量，并未明确指出是有机碳，因此怀亚特等人声称这些样本中的碳来自腐木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遗址及其附近的大多数玄武岩巨石（包括罗伯茨采集并提交科学评估的样本）都含有丰富的方解石，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矿物，由碳酸钙组成；也就是说，它含有矿物形式的碳，而非有机碳。在遗址采集的任何土壤或岩石样本都不支持怀亚特的说法。

找到音调

据称

人们发现了一些沥青（沥青曾被用来覆盖方舟木结构的内部和外部）。

实际上

这一说法似乎主要来自罗伯茨和麦凯。然而，他们并未公开提供任何样品进行正规的科学分析。唯一能够验证其是否为沥青的科学方法是气相色谱分析——这是全球范围内研究所有有机碳材料化学成分的标准方法。例如，焦油和沥青通常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进行鉴定的，因为气相色谱分析能够揭示这些物质的标志性

特征——“重”的长链碳分子。因此，在对现场采集的经核实样品进行此类分析之前，这一说法不能被轻易采信。

铆钉、金属杆和开口销

据称

现场发现了锈蚀的金属支架和其他配件及金属制品，包括“石化铆钉”和“垫圈结构”。此外，“土耳其考古学家前来挖掘，在三个地点发现了石化木材和八对长叉状金属杆，类似于带垫圈的开口销”。

实际上

遗址中发现的样本经化验证实含有约 90%的氧化铁，这的确是事实。其中一个样本大致呈直角形状，最初被认为是铁支架的残骸。鲍姆加德纳（他和法索尔德各自仍保留着其中一半）现在承认，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人造物品。在表层泥土中发现的氧化铁（褐铁矿）结核，完全符合该地区岩石中发现的硫化铁（黄铁矿）结核和矿脉的风化作用，而与金属配件、支架或人工制品的锈蚀没有任何关系。

据称，这枚所谓的“化石铆钉”于 1991 年 6 月 27 日被发现，当时有 12 人目睹了这一发现。它位于西侧“墙”外 50 米内的一条沟壑中。随后，三家独立的检测实验室出具了检测结果，证明这枚“化石铆钉”含有不寻

常的金属成分，而这种金属成分的“精湛工艺”也符合人们对“制造者”的预期，即“制造者”拥有“先进的技术”——这一推测的依据是《圣经》中关于土巴该隐是铜铁工匠的记载（《创世记》4:22）。

然而，该物体的照片仅显示一个形状模糊、类似铆钉头的印痕。其周围的圆形图案被认为是岩石中的“垫圈”，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中嵌入了任何金属物体。此外，三个实验室的分析结果均与当地主要岩石类型——玄武岩的化学成分相符。*所检测到的主要金属均存在于硅酸盐矿物中。在三个分析样本中的两个中，所有所谓的“外来”金属的含量均低于检测限，而在第三个分析样本中，其含量与热液蚀变玄武岩的成分完全一致。（*当然，各实验室的结果之间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但考虑到至少有一个实验室仅提供了半定量结果，且误差高达50%，这也不足为奇！）

换句话说，结果并未显示任何特殊冶金的证据。对该样品进行任何恰当的科学评估都必须包括切割显微镜薄片，以便识别样品中的矿物，并使用电子探针分析对任何金属痕迹进行显微分析。只要怀亚特拒绝允许对样品进行切片，并一再违反适当的科学验证规程/程序，上述评估就无法进行。

至于土耳其考古学家发现八对长叉金属棒等物品的报告，该说法的唯一来源是怀亚特本人。据悉，在怀亚

特及其团队离开遗址和土耳其后，土耳其当局于 1985 年 9 月派遣了自己的科学家团队。怀亚特声称他于 1985 年 10 月重返土耳其，查看了考古学家的田野笔记，并阅读了笔记内容，还采访了考古学家。因此，关于这些长叉金属棒等物品的说法，其可靠性仅与怀亚特本人的说法相当。[怀亚特](#)本人。

另一方面，作为土耳其调查小组的领军人物之一的拜拉克图坦博士不仅强烈反对这一说法和其他说法，而且还竭力与怀亚特关于该遗址的几乎所有说法划清界限，并对怀亚特的“证据”究竟有多少真正出现在该遗址上表示严重怀疑。

高锰含量岩石

据称

该地层中发现的岩石锰含量很高，其外观表明它们很可能是诺亚一家冶炼/精炼金属时产生的“尾矿”/“炉渣”。这些岩石之所以位于该地层内，是因为诺亚曾将它们用作方舟的压舱物。

实际上

怀亚特和罗伯茨都提出了这一说法，并以加尔布雷思实验室对样品的分析结果作为佐证，该分析结果显示干基二氧化锰含量为 84.14%。然而，目前尚未制作显微镜薄片来证明所采集并声称是炉渣的样品是否确实

具有真正炉渣的内部结构和矿物组成。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这一说法远未得到证实。

罗伯茨有机会将其样本切割、显微镜检查并拍照，但至今未作回应。莫里斯正确地指出，由于该区域的玄武岩表明熔岩曾流淌到水下表面，因此这些样本很可能是锰结核，即使在今天，海底仍然可以找到锰结核。同样，仔细检查显微镜薄片即可证实这一点。*（*有趣的是，法索尔德错误地引用了莫里斯的话，并以此攻击他，声称自己分不清锰结核和从该地点采集并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分析的富含氧化铁的样本。恰恰相反，是法索尔德搞错了，因为莫里斯指的是怀亚特采集并由加尔布雷思实验室分析的这些富含锰的样本。再次强调，在进行显微镜检查之前，怀亚特和罗伯茨对这些样本的任何说法都完全没有根据。）

动物部位

据称

据报道，该遗址发现了“已确认的动物粪化石（动物粪便化石）”、“动物毛发”和“动物鹿角”，这进一步证实了该遗址包含诺亚方舟的遗骸，因为这些是与诺亚一家同在船上的动物的明显标志。

实际上

虽然我们并未亲眼见过这些物品，只看过其中一些的照片，但它们很可能已被正确鉴定。罗伯茨告诉我，他提到的动物毛发是在“墙”侧面的泥土中发现的。他说，英国三位独立的科学家已经确认这些毛发是动物毛发。罗伯茨还指出，那块小型化石鹿角尖端（并非如他小册子中所述为“动物鹿角”）最初是在地层西侧“墙”的泥土中原位发现的。随后，两位科学家——一位是地质学家，另一位是生物学家——确认这块物体是鹿角化石。此外，罗伯茨还提到，粪化石是麦凯在1991年通过目测鉴定出来的。

需要立即指出的是，在已提供位置信息的地点，所有相关物品都仅发现于墙体泥土中——并非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来自地层或“船”的深处。然而，考虑到数千年来动物很可能一直在这些土耳其山坡上漫游，在该遗址发现此类动物遗骸也就不足为奇了。

船形地层附近的岩板

据称

在山谷对面、靠近方舟遗址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巨大的石板，这些石板被称为“转向石”，用于控制船只的航向或锚定。它们与遗址的距离很近，表明它们很可能是诺亚用来控制方舟航向并使其迎风的巨型锚石。这些石头上精心凿有孔洞，应该是用来系绳索的。此

外，其中一些石头上还刻有八个十字架，其中一个比其他所有十字架都大，描绘的是诺亚、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们的形象。

实际上

怀亚特、罗伯茨、法索尔德和谢伊都对这些巨大的石板大加渲染，并附上了照片和图纸。这些石板高达三米，每块重达数吨。怀亚特在他的视频中说，这些“锚石是由一种在密歇根州北部可以找到的花岗岩制成的”，而罗伯茨和谢伊则坚持认为它们是用玄武岩切割而成的，玄武岩是一种火山岩，在该地区储量丰富（大亚拉腊山和小亚拉腊山都是火山）。诺亚不太可能使用洪水后方舟停靠地原产的岩石作为锚石。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可能是诺亚的锚石，那么怀亚特和他的同事就有责任通过科学手段（化学和同位素分析以及矿物学鉴定）证明这些岩石完全是外来的，因为该地区的地质属于洪水后期和洪水后时期。

现在有人声称，在距离船形地貌 10-14 英里（16-22 公里）的区域内发现了八到十块这样的石头，尽管据报道，其中一块是在距离船形地貌 100-200 米的山沟中发现的。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据称是锚石的石头距离船形地貌本身相当远，这必然会降低它们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人们不禁要问，诺亚为什么需要在方舟

上或方舟周围放置这样的锚石或减速石？圣经中并没有提到它们，事实上，在上帝建造方舟的指示中，也没有提到任何转向装置。实际上，圣经反复告诉我们，上帝完全掌控着一切。例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把诺亚关进了方舟。然后，当他和他的家人在方舟里时，他们完全仰赖上帝的庇佑，上帝在洪水中保障了他们的安全。）

然而，怀亚特反驳说，当方舟在洪水末期接近陆地时，诺亚只是割断了绳索，留下锚石，任由方舟搁浅。这当然只是推测，暗示诺亚参与了方舟的命运和航向，这与圣经的记载相悖。

此外，如果这些是锚石，那么孔洞的位置就离岩石边缘太近了。由于这些石头本身重量巨大，孔洞周围的岩石很容易就会崩裂。事实上，这些孔洞顶部周围的岩石表面没有任何磨损痕迹，这与人们预期的情况截然不同——如果曾经用绳索穿过这些孔洞，在水中拖拽这些沉重的石头长达一年之久，那么岩石表面理应出现磨损痕迹。

总之，对于这些巨石，还有更好的解释。首先，石块上的十字架数量从三个到二十个不等，其中八个十字架被刻意夸大，目的是为了将他们与诺亚及其家人联系起来。在怀亚特的书中，他绘制了一些据称是锚石的图画，其中一块石头上刻有二十个十字架。罗伯茨

和谢伊也拍摄了同一块石头的照片，谢伊当时还在旁边，照片中同样清晰可见刻在上面的二十个十字架。

土耳其政府宣布该地为国家公园

据称

土耳其政府与埃尔祖鲁姆阿塔图尔克大学联合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并根据迄今为止的证据得出结论：这是一艘巨大的船。1987年，土耳其政府正式将该地区划为国家公园，因为他们相信这里不仅是诺亚方舟的停靠点，而且可能还埋葬着方舟的“遗骸”。因此，一座俯瞰遗址的游客中心已经建成，一条通往遗址的八车道高速公路也正在修建中。

实际上

在怀亚特团队于1985年8月完成工作后，土耳其当局开始真正关注这处遗址。当时，该团队用亮黄色塑料胶带在遗址上贴出了方格标记。显然，1985年9月，土耳其派出了三支独立的科学家研究小组前往该遗址。他们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但没有发现任何文物。其中两支小组来自安卡拉，两支小组都带回了否定的报告。

第三支考察队由埃尔祖鲁姆阿塔图尔克大学的地质学家萨利赫·巴伊拉克图坦博士领导，该大学位于阿格里省，而诺亚方舟遗址也位于该省。他的研究团队虽

然没有断言该地层是一艘船，但为了保留各种可能性，他们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这也不无道理。此时，阿格里省省长谢夫基特·埃金奇已经成立了一个地方性的“诺亚方舟委员会”，由他本人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巴伊拉克图坦博士、中央政府水利工程部地区主任、中央政府林业部地区主任以及阿格里省其他三位知名人士。

拜拉克图坦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知道《古兰经》中也提到了诺亚方舟。作为省长委员会的成员以及该委员会任命的首席研究员，他曾多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不仅在1985年，还在1987年和1988年进行了调查。他曾非常明确地告诉我，据他所知，省长诺亚方舟委员会从未宣布该遗址确凿地就是诺亚方舟或一艘船。相反，委员会表示该遗址具有历史价值，应该加以保护，以防泥土中埋藏着具有考古意义的物品。拜拉克图坦认为，该遗址仍有一些特征需要进一步调查，以便彻底解决各种说法和反驳。尽管他与怀亚特私交甚好，但他极力撇清自己与怀亚特关于该遗址的几乎所有说法，对怀亚特声称的文物以及怀亚特的一些“证据”是如何出现在该遗址上的表示严重怀疑。

为了佐证“土耳其特别委员会已认定该遗址为一艘船”的说法，怀亚特和罗伯茨出示了一份报纸剪报，上面写着“一个土耳其研究团队认同麦迪逊探险家的说法，

即诺亚方舟的残骸埋藏在土耳其东部一座荒芜的山坡上”。剪报中还提到两位土耳其政府的低级官员，他们表示研究团队的报告与怀亚特的观点一致，认为那就是方舟，而且旅游部官员正在讨论将该遗址划为国家公园的可能性。然而，同一位官员也表示，“我尚未收到任何官方确认”。

有趣的是，这份报告刊登在怀亚特家乡田纳西州麦迪逊市的一家地方报纸上。报告中的大部分细节似乎都来自怀亚特本人。怀亚特和罗伯茨在被问及此事时，似乎都无法提供任何土耳其研究团队或政府委员会的报告副本，即便这些报告是用土耳其语撰写的，也很容易翻译。罗伯茨在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献之前，显然并不知道拜拉克图坦和鲍姆加德纳曾在1987年用英文撰写过一份关于他们当年地球物理勘测的研究报告。

毫不意外，阿格里省省长（据称是怀亚特的朋友）出现在怀亚特的视频中，主持了一场仪式，正式宣布该地成为国家公园。据旁白称，他还宣布土耳其政府同意怀亚特的调查结果，即该地包含诺亚方舟的遗迹。这位省长正是委员会主席，他下令在遗址上方建造了游客中心，并竖立了指示游客前往该地的路标。然而，这位省长却一直否决对该遗址进行挖掘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详见后文）。

为了佐证他关于土耳其政府支持该遗址的说法，怀亚特的视频中提到“一条耗资数百万美元的八车道高速公路即将竣工，直通该遗址”。然而，视频中展示的却是通往邻国伊朗的高速公路，而非从泰尔切克尔村蜿蜒曲折地通往约四公里外遗址的那条单车道土路。事实上，根本没有通往遗址或附近有八车道高速公路。

怀亚特的视频结尾写道：“由于这些无价之宝的遗骸无人看守，政府尚未发布任何重大公告，但希望不久之后它们就能得到妥善保护。”多年过去了，我们仍在等待那份“重大公告”，而有权保护遗址及其遗骸的土耳其官方机构既没有采取行动，似乎也不愿接受外界的协助。因此，当得知调查人员在1989年11月前往该遗址时发现路标已被移除、游客中心已停止运营，羊群像往常一样在遗址上吃草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Snelling 博士和 CSF 在这个网站上有自己的利益关系

据称

斯内林博士/CSF 反对杜鲁皮纳尔/阿基亚拉遗址是诺亚方舟所在地，因为他们与约翰·莫里斯博士和创造研究所（ICR）有着既得利益关系。莫里斯/ICR 因在大亚拉腊山寻找方舟而声名鹊起，因此如果方舟出现

在其他地方，他们将损失惨重。此外，如果土耳其政府基于“业余人士”的研究就宣布这片新区域是诺亚方舟所在地，他们也会非常恼火。CSF 还想保护鲍姆加德纳博士，让他继续否认这里是方舟所在地，从而保住自己的工作。

实际上

约翰·莫里斯博士和 ICR 一直以来都乐于为其他寻找约柜的团体提供建议和支持，无论他们是谁。像所有真正信仰**圣经**的基督徒一样，无论约柜是由谁发现，无论它位于“亚拉腊山”的哪个位置，他们都会为之欣喜若狂。莫里斯博士之所以将目光聚焦于大亚拉腊山，仅仅是因为所有声称见过约柜的历史目击者都一致认为，约柜的残骸就位于这座山上，尽管他们中没有人能够确切指出具体位置。

至于鲍姆加德纳博士，他从一开始就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比他第一次前往土耳其东部早了七年），这使他有时间研究地球内部过程的地球物理模型，以及这些过程可能与诺亚洪水灾难的关联。凭借类似的研究，他于 1983 年在加州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目前仍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公开的、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神创论科学家，曾在 1986 年和 1990 年的国际神创论大会上发表论文。鲍姆加德纳博士的职位之所以得以保住，

是因为他的研究成就，而不是他（据称）否认自己的神创论信仰，也不是他（实际上）否定自己早期对怀亚特主张的谨慎热情。

我/CSF 之所以对有关杜鲁皮纳尔/阿基亚拉遗址的说法感兴趣，始终是为了查明其真伪。毕竟，自称基督徒的人发表虚假言论有损基督之名。基督徒就此遗址所作的公开声明理应经得起严格的科学检验。然而，过去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检验这些说法的人，其动机却遭到质疑，人格也遭到该遗址某些支持者的诋毁。因此，我/CSF 反对该遗址的原因在于，所有所谓的证据经受严格的科学审查后，都彻底失效。*（*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发现至少有一个大型邪教组织已经开始通过公开集会宣传这些说法，以吸引新信徒。）

如果它不是诺亚方舟，那它是什么？

1987 年，拜拉克图坦和鲍姆加德纳带领一支资质合格的团队（包括芬纳），利用精密的仪器，对地表以下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地球物理勘测，这种勘测方式与矿业公司常用的勘测类似。他们完成了磁力仪勘测，这种仪器不仅能够探测浅埋的磁性/金属物体，还能穿透地表覆盖层深入到下方的基岩。随后，他们又进行了全面的探地雷达勘测，沿着间距两米的网格线，从北到南系统地覆盖了整个地层。在剩余的时间

里，团队完成了三条南北走向的地震勘探线，覆盖了整个地层的全长。

1988年，这两位调查员带着另一支队伍重返此地，这次他们还带来了一台钻机。他们钻探了四个孔，并取芯至10米深。此外，他们还使用更先进的设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地震勘测。

这个遗址有着完全合理的自然地质解释。

本次钻探以及其他调查的数据，结合这些科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进行的地质测绘和取样，可以得出结论：该遗址具有完全合理的自然地质解释。

首先，与那些在澳大利亚公开嘲讽罗伯茨的人的观点相反，该地层西侧的中心露头并非花岗岩或其类似火成岩的侵入体。相反，这块岩石是石灰岩，其中含有丰富的微体化石（例如被称为有孔虫的微小海洋生物的壳）。在该地层东侧几米以北，还有另一处不太显眼的同类型岩石露头。

虽然在某些地方略有偏移，但同一岩层单元仍可沿一条线向地层东西两侧延伸，包括所谓的游客中心外的一处露头。这层含化石的石灰岩横贯地层东西，并似乎向南陡倾。这不太可能是像某些人（例如罗伯茨）所说的那样，是周围泥石流从高处带下来的“船”卡住或刺穿的岩石凸起。相反，这层石灰岩是当地地质的

组成部分，而且由于它正好穿过这艘“船”形岩石露出地表，因此后者显然不可能是一艘石化的木船。

遗址中另一种岩石类型，也是周边地区的主要岩石类型，是玄武岩。玄武岩是由火山（例如大阿拉拉特山和小阿拉拉特山）喷出的熔岩冷却形成的。在包括大阿拉拉特山在内的当地区域，玄武岩的特征表明它是在海底（即水下）冷却形成的。虽然在船形地层中似乎没有玄武岩露头，但在地表却有许多玄武岩巨石，它们有的半埋在地表泥流物质中，有的则埋在构成地层“壁”的硬化泥层中，后来才显露出来。事实上，由于这些巨石在泥层中的外观，未经训练的人很容易将它们误认为是硅化木，而这种情况似乎也确实发生过。然而，其他人认为可能是硅化木的遗址样本，在显微镜下观察后，都证实是玄武岩。

磁力仪勘测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的金属制品、规则图案或“铁线”。但它清晰地显示了地层表层泥流物质下方存在三个东西走向的岩层单元，以及一条贯穿地层中心的南北走向断层。事实上，这条断层明显错断了中央含化石的石灰岩层，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露头中也得到了证实。探地雷达扫描也精确定位了这条断层，尤其是在船形地层的北部。在同一区域，雷达探测到一个清晰的近水平反射层，代表地层中心线“隆起”下方六至八米深处的岩层边界。地震勘测证实了

该岩层边界的存在，并表明在船形地层的中部，该边界深度较浅。

最后，钻探在船形地貌北部六至七米深处钻遇玄武岩，该深度与雷达和地震勘探的预测完全一致，也与磁力仪勘测的磁响应预测的岩石类型以及地表泥石流物质中以巨石形式存在的岩石类型完全吻合。在船形地貌南部，钻探钻遇了另一种岩石类型，这与磁力仪勘测的磁响应一致，该岩石类型变形强烈且褶皱明显。在这两种钻探钻遇的岩石类型之间，是贯穿该区域的第三种岩石类型——含化石石灰岩露头，这与磁力仪勘测的预测相符。

这些钻探结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调查小组曾满怀希望地认为雷达和地震勘测所显示的反射层实际上是方舟甲板上的石化木，但钻探结果显示，在表层泥石流和风化物质下方存在坚实的基岩，这立即排除了该遗址内存在任何石化方舟或其遗骸的可能性。事实上，如果方舟真的存在于此，那么人们会预期这艘“船”不仅会被所有这些泥石流物质覆盖，而且内部也会充满泥浆，因此在到达推测的“船体”结构底部之前，不应该遇到任何基岩。

那么，这个外形颇为逼真的船形地貌是如何在这个地方自然形成的？又为何直到最近才被发现？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它。这个船

形地貌位于一个倾斜的山谷中，周围环绕着松散的土壤和碎石沉积物，这些沉积物正缓慢地从山坡上滑落，流动方式与冰川的流动方式类似——形成泥石流。正如我们所见，泥石流物质流动的稳定区域是一块隆起的岩块，它是基岩（包括石灰岩和玄武岩）侵蚀后的残余部分。正如河水绕过河床中的岩石一样，由于缓慢流动的泥浆的动力作用，这个地貌也呈现出流线型的形状。

然而，更重要的是，地球物理勘测不仅揭示了船形地貌南北中心线上的断层，地质测绘也表明，船形地貌西缘存在断层，谷底还有其他断层。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船形地貌最初是在 1948 年的地震中显现出来的，而 1978 年的另一次地震则进一步凸显了它相对于周围地形的起伏。

这清楚地表明，地震引发了该区域的地表运动，将这块基岩及其上覆盖的部分泥石流物质向上推移。部分运动沿着船形地貌西缘的断层向下进行，从而形成了近乎垂直的“峭壁”，这些峭壁清晰地勾勒出船形地貌的这一部分轮廓。因此，此处的“峭壁”在地理学上被称为断层崖（即由断层沿线地壳运动形成的悬崖）。

*（*关于这些地球物理勘测、岩芯钻探以及地质取样和测绘的技术细节和结果的更详细论述，计划在《无中生有技术期刊》的后续期刊中发表。）

所以，这个遗址及其船形结构并无神秘之处。许多人曾满怀希望地认为这里可能是诺亚方舟，但必须记住，《圣经》中从未说过诺亚方舟会被保存下来作为对后世的见证。然而，如果方舟真的被发现，对于一个不信的世界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且意义非凡的见证。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无疑是上帝在祂的时间和方式中成就的，为了荣耀祂自己。与此同时，作为基督徒，无论谁提出这种说法，我们都必须始终保持谨慎，任何说法都必须接受最严格的科学检验。如果当初这里也进行了这样的检验，特别是如果由高素质的专业人士使用精密仪器进行的科学调查能够得到更广泛的宣传，并且其结果能够得到重视，那么这些说法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广为流传了。

关于创世和洪水，有大量的证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并不需要发现方舟。此外，彼得提醒我们，反对这些证据和圣经清晰教导的人，是因为他们是“故意无知”（[彼得后书 3:3-7](#)）——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遵行[帖撒罗尼迦前书 5:21](#)的教导：“凡事都要察验，好的要持守。”

相关人员

罗恩·怀亚特

来自田纳西州麦迪逊的麻醉护士罗恩自诩为“圣经考古学家”，声称自己找到了几乎所有基督徒感兴趣的考古遗址。他所谓的“发现”令人震惊，其中包括：

- 耶稣受难的真正地点
- 约柜
- 真正的西奈山（上面有牌匾标明这一点）
- 可拉地震的发生地
- 这里是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真正地点，还有一块“所罗门王建造”的纪念碑。
- 法老溺亡军队的战车轮子
- 摩西击打的那块石头，使水流了出来。
- 诺亚方舟（本文讨论的网站，他一直是该网站的主要推广者）
- 诺亚的坟墓
- 诺亚的房子
- 诺亚太太的坟墓（里面埋葬着一笔巨款——她的黄金和珠宝）
- 摩西刻有十诫的石板，用金铰链连接在一起。

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罗恩·怀亚特真的发现了并解决了困扰专业考古学家一个多世纪的难题吗？还是另有隐情？罗恩总能给出一些“解释”，说明为什么他

无法让其他人亲自去这些遗址查看所有确凿的证据。他偶尔提供的看似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录像带）在独立审查下屡屡站不住脚，而且与他几位探险队员的现场目击证词相矛盾。[编者注：怀亚特于 2000 年去世]。 [返回正文](#)

大卫·法索尔德

大卫·法索尔德曾是一名商船海员，据称是海洋打捞专家。他于 1985 年至 1986 年与怀亚特及其团队合作，但之后分道扬镳。正如他所说，“如今，我和怀亚特唯一能达成共识的就是，这些就是方舟的残骸。”法索尔德认为方舟是用芦苇制成，并用水泥粘合在一起。据报道，他曾表示自己最初是一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但后来彻底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他现在公开反对对《圣经》的字面解读，并且显然相信多次“洪水”的存在。[编者注：法索尔德于 1998 年去世。]

艾伦·罗伯茨博士

艾伦·罗伯茨拥有历史和基督教教育的学术背景，他早在 1960 年就对这处遗址产生了兴趣，但直到 1990 年才真正前往考察。1991 年，他试图再次前往该遗址时，与怀亚特和其他三人一起被库尔德游击队绑架，并被扣押了三个星期，这一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一个名为“方舟探索”（Ark Search）的澳大利亚组织围绕艾伦成立，帮助他筹集资金重返土耳其，

与怀亚特一起在该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挖掘。1992年上半年，他在澳大利亚各地举办了一系列公开讲座，再次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然而，尽管艾伦显然是真诚的，但他似乎只是轻信了怀亚特的一面之词，而对1987-1988年的地球物理勘测和岩芯钻探等结果却一无所知。

约翰·麦凯

约翰曾是一名中学科学教师（也曾担任《无中生有》杂志的编辑），他虽然否认自己完全认同怀亚特的理论，但却持续不断地广泛宣传怀亚特的视频，包括邮寄宣传和举办公开会议。他还与“方舟探索”组织协商，希望推广艾伦·罗伯茨的讲座视频。罗伯茨认为，约翰鉴定出一个标本是粪化石（动物粪便化石），并且通过目测“明确鉴定”了所谓的层状硅化木样本，确认其为“柏木”。约翰显然曾两次拜访怀亚特的住所，并声称怀亚特邀请他参加下一次探险。他（与配偶）以“创造研究中心”的名义积极宣传怀亚特的证据（例如“化石铆钉”），并在其通讯中为怀亚特的“方舟”理论辩护。

塞夫基特·埃金奇

他是土耳其阿格里省的省长，据说是怀亚特的朋友。他担任该省诺亚方舟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的研究团队是唯一一个对遗址做出谨慎开放性结论的团队（其

他两个团队的结论均为否定）。正是他宣布该遗址为具有考古意义的国家公园，并下令在那里建造了游客中心。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他真的相信该遗址包含诺亚方舟的遗迹，他应该在多年前就批准挖掘，但他却多次干预阻止挖掘。他和一些人可能不想冒险挖掘结果证明它并非诺亚方舟的风险，从而失去进一步的旅游潜力。

威廉·谢伊博士

他曾任密歇根州贝里恩斯普林斯安德鲁斯大学旧约教授，现任马里兰州银泉圣经研究所副所长。他一直致力于推广该遗址的研究，并在《创造研究学会季刊》、《起源与考古》和《圣经研究》等期刊上发表文章，引起人们对该遗址的关注。他最终于 1986 年实地考察了该遗址。虽然他对遗址的船形地貌很感兴趣，但他并不相信怀亚特关于该遗址出土文物的说法。他曾收到怀亚特寄来的一份“硅化木”样本，但后来证实那其实是玄武岩。他完全否认怀亚特声称的其他考古发现，而且似乎也不信任法索尔德。他表示，如果该遗址被证实为自然地质构造，他同样会感到高兴，他也承认现有证据确实指向了这一点。 [返回正文](#)

汤姆·芬纳

这位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应用工程师就职于地球物理勘测系统公司（Geophysical Survey Systems,

Inc.),他最初于 1985 年前往土耳其,为怀亚特(Wyatt)对该地点进行雷达扫描。他经常被引述说,根据怀亚特和法索尔德(Fasold) 1986 年的雷达勘测结果,他得出结论:该地点是一艘人造船。然而,他最终于 1987 年与鲍姆加德纳(Baumgardner)一同前往该地点,使用他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专业使用的设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雷达勘测。他说:“根据目前已有的科学证据,我认为,任何声称该地点是诺亚方舟或是由了解这些研究的人建造的人造建筑的说法,充其量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最坏的情况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约翰·莫里斯博士

约翰拥有地质工程博士学位,是圣地亚哥创造研究所的行政副总裁。他曾 13 次前往土耳其寻找方舟。他两次到访杜鲁皮纳尔遗址,并确信那里并非方舟。由于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他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大亚拉腊山上。他乐于为其他团体提供建议和支持,无论他们想在该地区何处进行搜索。

萨利赫·巴伊拉克图坦博士

他是埃尔祖鲁姆阿塔图尔克大学地震研究中心的地质学家和主任,也是阿格里省诺亚方舟委员会的成员。自 1985 年以来,他多次对该地点进行调查,包括 1987 年和 1988 年与约翰·鲍姆加德纳博士等人合作开展的地球物理勘测和岩芯钻探项目。他谨慎地保留了各种

可能性，但明确表示并未断定该地层就是诺亚方舟。他反驳了其他人提出的此类说法，认为他们不仅夸大其词，有些人甚至使用了伪造的样本。[返回正文](#)

约翰·鲍姆加德纳博士

约翰拥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气工程硕士学位和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目前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理论流体动力学研究小组工作。最初与怀亚特一同考察该地点后，约翰对该地点持相当积极的态度。但在 1987 年和 1988 年进行专业的地球物理勘测后，尤其是在仔细考虑了 1988 年岩芯钻探的结果后，他最终彻底改变了看法，现在确信这是一个天然地质构造。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

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